



44436 陳逢源

我1950年11月出生在苗栗縣通霄鎮，家中有三個年紀大我十多歲的哥哥，還有四個姊姊和一個妹妹。父親在鎮上開腳踏車店，同時在山上墾殖一塊祖傳的農地，家中人口眾多、生活清苦，直到我小學畢業後始稍改善。我是家中的廝子，從小受寵，缺少嚴格管教。在我國小四年級時，兄長們已服完兵役，陸續在外就業和結婚，對年幼的小弟無暇指導，我學業成績便開始退步。讀初中時更沉迷武俠和言情小說而荒廢課業，1964年畢業後父親要我循著三哥的脚步報考台北工專，才驚奇的發現我居然會落榜。隔年再報考台中工業職業學校也沒有錄取，家人都對我極度失望，我也心灰意冷，感到人生沒有了目標，便開始遊手好閒或離家出走逃避。到第三年醒悟時看到同年的國小、國中同學都要高中畢業了，自覺韶光已逝，時不與我矣！無意間看到士官學校招生廣告，兩年半可拿高中文憑，或許天意告訴我，未來尚可追？且當時台視有個連播影集「勇士們」，我經常收看，影片中的主角桑



德斯中士班長是我崇拜的形象，便下定決心偷偷報名進士校，三個月後才告訴父母。

1971年士校畢業依性向測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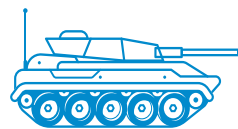
裝甲騎兵連連長：金門 分配兵科，

我到陸軍裝甲兵學校接受士官訓練，半年後畢業，分發裝甲兵獨立第4旅裝步141營擔任中士班長，9月保送陸軍官校重新過入伍生生活。二年級選兵科時，循著當年的軌跡選擇了裝甲兵。



1975年官校畢業抽籤分到步兵292師戰車營擔任排長，1976年底移防金門，第二年接副連長升上尉。1978年2月調裝騎連連長駐小金門，1980年部隊返台。之後因「陸精案」戰車營移編裝甲旅，我調師參三科戰車官，任內進裝校正規班受訓。1982年結訓後再返金門，1983年考上陸院，一年半畢業派職裝校擔任教官，回到裝甲兵正統。先到兵器組，再調指參組，二年後升中校，調裝甲51旅戰車711營長。任期屆滿後先調裝部中心裁判組長，再調裝校計畫科長，1990年進戰院。畢業後再回裝校，先任戰術系系主任，再接指參組長升上校。1993年調機械化249師第三戰鬥群指揮官，兩年三個月後再回到裝訓部任作發室主任、訓練處長。1998年底接裝甲兵542旅旅長，2000年晉升少將，7月調陸軍總部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委員，隔年再調三軍大學研究教官，2001年領優退獎金退伍，結束32年的軍旅生涯。

回顧軍旅生涯，首先我以曾任裝甲兵士官為榮，士官是陸軍的基幹，官兵的橋樑（士校校



歌)，我出身士官、也敬重很多資深的老士官。在士校任全營的伙委有三個月，伙房班許多是韓戰來台的資深士官，我敬佩他們的負責敬業和伙房班長的領導能力，也學到很多的常識。但直覺上感到他們年齡都很大了，不久之後都會退伍或

時尚未有旅士官督導長編制，我是他們的主官，士官的學長到單位視導時和營、連督導長相聚一起，無所不談，備感溫馨。後來國軍第一位士官總長（不幸直升機失事）便是當時戰三營的連督導長。

身為裝甲兵，我一直以兵科的優越感為傲，從士官分科到裝校開始便感受到「誠、愛、熱」裝甲兵精神的溫暖，直覺的裝甲兵像一個大家庭。裝訓部指揮官是大家長，所有人都是這個家庭的一員，一日甲兵，便是終生甲兵。今日回想裝校校歌「建立國軍、必機械化、始克有成」就是建軍目標，「實事求是、精益求精」是訓練的要求，「裝甲兵十二風格」是官兵言行準繩，「裝甲兵進行曲」和「裝甲武士歌」便是作戰行動要領。

我熱愛戰車，觀念裏認為戰車是裝甲兵的形象，戰車的新舊好壞關係到部隊士氣和官兵的榮譽。1995年我有幸任裝校作發室主任，研擬十年兵力整建規劃時，評估極有可能獲得M1A2戰車，於是我提出軍購的建議，同時規劃模擬器訓



終生伴侶，一生至愛

轉業，學校如此、部隊的資深士官應該也是一樣。國軍開辦常備士官班招生，短期的訓練授予中士官階，大概是為了接班（替）他們吧。但或許是制度欠完善，或士官不受重視，後來雖陸續成立第二、三士校，招生人數卻逐年減少，再遭裁撤。

1975年我官校畢業下部隊時，一個戰車連平均不到一位新制士官，1978年我當裝騎連長時全連有八位老士官都是未婚，以軍作家，新制士官則掛零，此為我在步兵師看到的現象，裝甲旅可能不同。1999年我當542旅旅長時，本旅是全軍「士官制度」實驗的示範單位，全裝全員編實，部隊的掌握和基礎訓練都是營、連士官督導長負責，軍官由旅部或獨立的營部掌握。那



當選莒光連隊長，台北遊行接受表揚



練教室。部隊編裝調整時，建議戰車射手調整為下士編階，駕駛手必須是志願役士兵擔任。裝甲兵是戰場的主力，是決勝的兵種，我期盼裝甲兵能不斷提昇水準跟上世界潮流。

身為職業軍人，從任官開始就以十年升中校，二十年領終身俸，作為我在部隊努力工作奮鬥的目標，掛星星當將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。回顧往昔，畢業到嘉義內角下部隊，便聽到很多老軍官告誡「部隊是你們的，新制官校生做得好是應該，做不好是大逆不道，枉費國家的栽培」，不敢有反駁。我們是來接替的一代，似乎像有一副重擔壓在肩上，挑起的不只是國仇家恨的情義，更是世代交替的傳承，也是新制官校生的宿命。任官後接著而來的是要負責全連的所有事務，示範演習、配訓步兵營測驗（四次），參加師對抗，下基地再參加旅對抗，移防金門，老連長也退伍了。調小金門當全步兵師最優的裝騎連連長，再接受防衛部的測考，什麼比賽都要拿第一，之後移防回台。

我帶著全連裝備和14輛M24戰車，在料羅海灘上搭一艘開口笑（LST）返台，回到苗栗，參加國軍體能戰技連競賽、參加師對抗、移防守海防、下基地，又參加步兵旅對抗，不停地任務考驗。我全心全力投入工作，我沒讓裝甲兵丟臉，我拿了二年的國軍莒光連隊，一年的陸軍個人楷模，從1975-1983年在步兵師有八年之久，這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青春歲月，也是最值得我回味的時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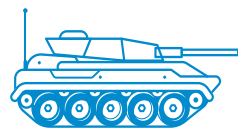
這段時間我很少回家，記得當連長時有次回家看父母，母親很疼惜的說「可不可以賠錢，退伍回家算了。」我無言以對。我很想知道是哪位政治人物的指導，部隊不能久駐一地？本島和外島步兵師兩年要輪調？造成職業軍人家庭和事業無法兼顧，那時在外島電話不通，至少三個月



迅雷部隊，裝甲聯兵 542 旅旅長

或半年才能休假乙次。哪有好男兒愛江山不愛美人，寧願孤單？我接觸過很多學長的無奈，聽過很多訴不完的家庭哀怨。

我32歲進陸院前在金門結婚，育有兩子，皆是我在陸院和戰院受訓前後出生，那是我軍旅中無職無責最輕鬆的一段時間。我當完營長後也曾思考退伍或轉換跑道，但考量結婚多年來內人的辛



苦付出，已建立了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幸福家庭，給予我繼續邁進的動力，於是決心堅持努力向前。我沒在軍團（含）以上單位服務過，我能當上裝甲旅的旅長也是搭上末班車，但我自豪曾擔任全軍最有戰力新編的裝甲聯兵542旅旅長，下轄七個營，全員全裝編實，至此軍旅生涯無憾。

我退伍後在萬里山區買了一畝農地，勞動養生、悠遊山林，攜內人參加登山健行、旅遊等活動，發願補全當軍人多年的失落，找回真實的自我。如今已是耄耋老人、不伎不求，但求人生無悔。我本性木訥保守，與人不爭長短，為人寧默不爭、寧拙不巧，堅信「與人為善、待人如待己」。在部隊裡與我共事的長官部屬，我



2000年，全家福大合照

待之如兄弟；阿兵哥，我待之如子女，更感謝曾幫助我的學長和學弟袍澤情誼，終生難忘。

畢業50年後，看到圖冊中同學們展現一張張久遠泛黃照片，個個青春帥氣、英姿颯爽，不無感慨。但有人失聯，有人英年早逝、壯志未酬，令人扼腕嘆息，無限唏噓。人生有如一場夢，老了病了醒了，一切如雲煙，什麼都該放下。我年過70後，開始總結一生，整理身邊財務。兩年前立「分鬮書」，去年重寫家譜分發親友後代，今年試著寫個人回憶錄。

人生如戲，每個人在自己的歷史中是主角，所經歷過程都是獨一無二，趁著身心尚健、記憶尚清，把一生的回憶和感受寫出來，留給後輩一個囑咐和交待。人生無常，如果突然到來，一切消失，只留下一堆莫名其妙的殘灰就可惜了，提供大家參考。



退休生活，回歸田園